

那一泓清泉

南慕容

家乡人习惯把地底下汩汩涌出的那一泓清泉叫做“出水孔”，它不是溪流，不是涧泉，不是特意凿出的水井，它是造物主在地球表面随意摆放的一颗露珠，永不会满溢、永不会枯竭；夏天是沁人心脾的凉爽，冬天则是如沐春风的温润。如果把“出水孔”比作世人，它该是深谙冬温夏清的孝子。“出水孔”离镇中心不远，沿着古埠头一直往东不到百米，在一座山脚下住着10余户人家，他们的门牌号码很自然地被称为“出水孔某某号”，也不知是当年搞邮政编码的人偷懒还是那一泓清泉实在太出名了。“出水孔”共有大、小两泉，大泉方圆丈许，原本周围水草丰茂，“出水孔”人家为了方便周边居民洗涤，特意在旁边镶嵌鹅卵石，并用条石砌出几条长阶。小泉只有一脸盆大小，深不过尺许，水清如镜，可见底部细软的沙子。小泉里的水是用来饮用的，那时自来水还没通到镇上，“出水孔”人家也不打井，几十号人用小泉饮用、大泉洗涤，轻轻松松就解决了用水问题。“出水孔”的奇妙就在于此：别看小泉只有脸盆大小，一个水桶下去就见了底，但转瞬之间，清澈的泉水无声无息地涵满孔眼，像一汪水晶。有一年

大旱，不但溪流干涸，全镇几乎所有水井见了底，只有“出水孔”的两口清泉还源源不断地向附近居民提供着生活用水。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对“出水孔”里住着龙王的传说深信不疑，人们筹资在附近修了一座亭子，叫“清泉亭”，不过“出水孔”并没有被称作“龙王潭”。亭子里的一副对联让人过目难忘，借鉴了灵隐寺对泉亭的名联：“此泉自何时清起，此泉自清时清起。”

如果你在30年前的夏天来过“出水孔”，就会看到两口水里泡满西瓜，这是善于在清贫中享受乐趣的“出水孔”人家的生活智慧。在童年的夏夜里，“出水孔”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主妇们给孩子洗澡，顺手把换下的衣服洗了，亭子里有人拉二胡，有人跟着旋律唱上一段戏文。月亮渐渐升高，云影在泉水里徘徊，“出水孔”人家把躺椅搬到泉边，先用沁凉的泉水擦拭一遍，然后躺上去对着幽蓝的夜空，兴致盎然地聊着家常。躺椅宽大，远远看去，只闻人声，不见其人，好像是躺椅而不是乘凉的人们在交谈。勤劳的小镇女子三三两两地从附近到“出水孔”洗衣，清脆的捣捶声夹杂着欢声笑语，月光在此起彼落的捣捶中洒落成一地水花。到“出水孔”洗衣是需要等待的，附近工厂里的女工索性上完夜班再来，那时就只有寥寥几人，当

最后一片捣衣声随风飘散，躺椅上的人也发出了甜甜的鼾声。

老街的人有点羡慕“出水孔”人家，认为他们平白无故得了一块风水宝地。所谓人杰地灵，事实上，“出水孔”人家也从来没人失望过。“出水孔”有一位吴姓郎中，是祖传的杏林高手，尤其擅长中医妇科，不但在小镇家喻户晓，声名甚至远播县城和周边乡镇，经常有远道而来的外地人向老街住户打听，老街的人回答：“不就是‘出水孔’的吴先生吗？你沿着方井弄过了河埠头一直向东走上百步就到了。”人们得了药方，还不忘从“出水孔”里舀一壶清泉，说这是最好的“神水”，用来煮药，再好不过。人们奇怪有时候吴先生开出的方剂明明跟中医院里的医生差不多，为何药效会比后者好，也许真是这“神水”的作用？

“出水孔”还有一位远近闻名的酿酒师，人称小葛师傅，他做的糯米烧远近闻名，就连县城的食堂、餐馆也上门求购。他有一项业务是上门做酒，不过，至少要提前半年预约。他上门做酒有一个特点，粮食当然是主人家自备的，但水必须是他自带的，不用说，他不辞辛苦挑来的正是“出水孔”里的醴泉水。“出水孔”还有一件神奇的事，虽然只有区区10余户人家，但在相隔10年的时间里居然出过两对双胞胎。这样的低

概率事件发生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让人不免对“出水孔”的水浮想联翩：莫非它真是“神水”，不但可以治病，还可以绵延子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有不孕不育或希望早生贵子的人来到“出水孔”，她们希望见见聪明伶俐的双胞胎兄弟，也顺便带走一壶“神水”，尽管她们明白自己所为不过是寻求心理安慰罢了，但她们坚信“心诚则灵”的朴素道理。

是的，“出水孔”的水终究只是地下水的一种，它清白、朴素，本身并不带有奇幻色彩。这种清白朴素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才逐渐还原。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自来水普及，“出水孔”热闹的生活场景逐渐消失，后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西瓜和躺椅也消失了，夏日里，谁还会把乘凉当作一种消遣？吴先生老了，早已停诊多年；小葛师傅去了城里居住，倒是他儿子，子承父业，上门做酒，但从未见他挑过水。“出水孔”人家嫌那里太荒凉，有条件的早就搬到繁华的镇中心或城里居住了，那两对双胞胎读书时品学兼优，到如今事业有成，但也有10多年没见。清泉亭毁于一次强劲的台风，石阶因为很久没人洗涤，早就长出荒草。只有那一泓清泉，在又一个夏日的夜空里，恍惚对着灿烂星汉，一次次默默地“洪波”涌起。

秋风吹过田野(三首)

原杰

寒露霜降

露一寒便伤人心
它还没有与鲜花平静分手

在一阵急一阵雁鸣之后
忽然想到用黛玉的桃花泪调和
可是小姑娘多愁善感
从春哭到秋 热泪早已变凉

霜马上要降到头上
匆忙与月光达成的谅解总是不爽

高挂的枫叶已憋得满脸通红
只有找来当年李白的白玉杯

才能做东作最后一次协商
可李白醉酒 月亮早已返回天上

枯叶成蝶让人怦然心动
沧桑总是先于脚步返回故乡

驻足田埂
原凉露水打湿童年裤腿
它没有再次干燥的机会
斜依翠竹
观看冰霜放心作雏鸟状
它无力再激动摇晃

六十岁后秋便没有年龄

十岁的秋是一枚果子
喻在山雀口里
二十岁的秋是一枝鲜花
摇曳在水池边
三十岁的秋是一片红叶
转身与大树分离

四十岁的秋写在脸上

汗水飘落而稻谷成熟
五十岁的秋拴在大树下
固守故里月明星稀

六十岁后秋便没有年龄
有红叶一年年传递情意
有鲜花一遍遍灿烂回忆
有硕果一次次砸开秘密

家乡的稻们开始说话

秋天某个下午
家乡的稻们齐刷刷站成一队
开始说话

与清风阳光说话与鸟雀说话
越说越多
好像还急着与我搭话

似懂非懂却让人惊喜
清爽不带杂质直白剔除虚伪

句句都是久违的大实话

傍晚时会说什么话
跟黑夜会说什么话
跟月亮星星会说什么话

越想越好奇
一不小心
忘了刚才稻们说过的话

秋天有点意思

裘七曜

秋天有点意思，尽管室外的公园还是绿油油的，但也有几棵树按捺不住地露出浅黄，在阵阵秋风的诱惑下，竟然忘情地旋转，飘飘洒洒洒落于脚下的土地。而大地，从此神魂颠倒。

那些红果子，那些不知道名字的红果子竟然在树叶间崭露自己的新颜。昨日是一个个青涩的少年，在林中静默无声；今早则吵吵闹闹炫耀，点亮了晨空，惹得一只大大的黑鸟在它们之间上下翻飞穿梭，叽叽喳喳地欢叫，它是不是在告诉大家秋天已经来临；而我，在这样的季节永远是最佳的歌者、舞者。

紫藤花的藤蔓在风中轻吟，无论在哪里，它总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

有时候，它在林中的木架上荡秋千，并轻轻柔柔地舒展；百转千回，时不时地拂拭过往行人。在回眸的瞬间，让你放不下、解不开，心有千千结。

有时候，它缠着树干树枝爬上树梢晃动，或用细长的手臂挥舞，令人瞩目间神思飞扬，恍若在海边，等待归航的船只……

风，倏尔吹过来，露着的手臂已有一丝凉意。它总是那样，在你还没看清这真切的容颜之前，就已寻觅不到它的踪影。这风啊，这像风一样的人啊，怎么在你眼前俏皮着触动一下你的神经和骨头，就扬长而去。而你，呆呆地望着秋水，你望到了那个静如秋水的人吗？雨，早已失去了如初的模样，那

些绿叶本来已经习惯了它大大咧咧、热情豪爽的“傻样”。有时候，绿叶会痴痴地望着天空，猜想每一个飘飘悠悠的身影到底是谁？什么时候再来敲打自己一番？有时候却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只有风知道，抿嘴轻笑，猜透了绿叶的心思。

而如今，这雨丝宁静典雅，浸润着绿叶的每一个毛孔细胞。绿叶开始犯糊涂，以为是如牛毛如花针细腻温柔的雨，因为内心又有一种别样的冲动，是焕发、是蓬勃！后来一想，这雨丝尽管像刚过门的小媳妇，羞羞答答的，沁人心骨，却有凉意。终于明白，这是秋雨啊，而自己也老了。转念再想，老了有什么不好，从嫩绿走向深绿，然后一片丹心在白雪飘飘间洒向人间，多美。

而桂树，注定要在这样的季节倾尽繁华。是啊，熬了一年，不就是为了这几天，让自己香气四溢，让自己声名远播，顺便把月宫里那个砍树的吴刚哄下来。他应该闻到了香味吧？他还记得酿桂花酒吗？在漫天雪花的炉旁喝上几杯桂花酒绝对是一件惬意的事。

当然，最令人想静赏的还是这头顶的天空。蓝天得渗出水，蓝天扯下来可以做成美丽的衣裳。那人，肯定又在衣袂飘飘轻轻笑。而云，绝对是最悠闲了，坐在风清气朗的草地上，仰着头眯着眼，看好半天，怔怔地出神遐想……

秋天，所有的风景都入眼入心，把自己交给秋天和秋天的风，像风一样去游荡。



中山公园 郭宏尉 摄

过故人庄

潘玉毅

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鹿门山隐居时，曾应邀到一位老朋友家中做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位老朋友的居处风景极佳。面对良辰美景，久别重逢的老友把酒言欢，说着琐碎家常，也谈及了田间的桑麻之事。临别时，两个人还定下约期——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回到家中，诗人把这一天的经历写成了诗，是为《过故人庄》。

过故人庄，途经的是村庄，看到的是故人、留下的是故事。而当岁月蹉跎之后，我们的眼睛会跳过眼前的物事，浮现遥远的过去的画面，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位故人、某段往事、某个旧居所、某句以前说过的话。

这便给人一种感觉，但凡一个人、一件事、一样物品牵扯到一个“旧”字，在人的记忆里就变得刻骨铭心难忘起来。尤其当目之所及，物是人非时，更是如此。

今日的高楼在前可能是一片

荒草地、一间茅草屋，今日的康庄大道在过去可能是崎岖山路、羊肠小道。也不知是哪一年，也不知是哪一日，这些记忆里熟悉的场景全都消失了。记忆里的溪水啊、荷塘啊、房屋啊，通通不见了，甚至连人说的话和说话的人也变得陌生了。可有时，我们又分明觉得，过去的一切仿佛还在，时光和人，和地方，依然亲切。

仔细想来，大抵是因为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曾经生活过，这

个地方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就像一个人，你与他有过交集，才会对他念念不忘，否则他与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分别。这一点，于地方、于物件亦然。

读一首古人的诗、听一首过去的歌、想起一段陈年往事，怀旧的情绪便不由自主地将我们环绕。甚至看到一个小孩蹦蹦跳跳地从眼前跑过，我们也会联想到曾经的自己。这些怀想毫无意义，却又仿佛很有意义。

水老菱

谢良宏

前不久路过湖塘村，在一条弯弯曲曲绵延数百米的河床上，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布满了碧绿的菱叶。垂柳飘拂的绿荫深处，漂出来一只只菱盆。自制的菱盆中，端坐着几位村妇，一边以手上的木板轻轻在盆边荡拨，一边随着菱盆贴在水面或左右旋转、或漂游向前，划开密密的菱叶，捞出菱秧摘下水菱。

说起水老菱，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并不陌生，它烤熟后的口感与板栗甚为相似，故又称“水栗子”。水老菱是一种水生类

植物，其果肉可食，嫩茎可作菜蔬，果有尖锐双角，俗称“菱角”。菱垂生于密叶下水中，必须全株拿起来倒翻，才可以看见它们。通常人春后就要设置育苗地，培育种苗，到5月底6月初，将稻田整理筑地、筑埂，引水入田，移植菱角种苗。据史料记载：它的栽培史已有3000多年，对于不同外形的菱角，古人有不同的称谓与区分，《武陵记》里说：“四角三菱曰菱，两角曰菱。”常见的是水红菱，此外还有青菱、乌菱等，如李时珍所记：“家菱种于破塘，叶、实俱大，角软而脆，亦有两角弯卷如弓形者，其色有青、有红、有紫，嫩时

剥食，皮脆肉美，盖佳果也。”

新鲜的水老菱最是脆嫩鲜甜，而按《调鼎集》的说法，“菱魂尤在壳中也。”老了的菱角则多半磨成菱粉，除此之外，鲜嫩的菱秧也是绝妙的人饷食材，切碎了作为馅料或是与肉末同炒，皆是清新可口的佳肴风味。

水老菱外形犹如牛头，有无角的、一角的、两角的、三角的，品种不同，外形也各不相同。家乡最常见的是两角菱中的乌菱，江浙一带及南方各地为多产，属于晚熟品种。清明、谷雨时播种，立秋、寒露时采收，皮暗绿色，两角粗长而

下弯。这种乌菱品质好，不仅含淀粉多，且好吃。

水老菱虽然外貌不太雅观，但营养价值丰富，《本草纲目》中说食菱角能补脾胃、强股膝；菱粉粥有益胃肠、可解内热、祛疾强身。

挑选水老菱，要将菱放置水中，较成熟的菱角会沉入水底，重者为佳，浮在水面上的一般为嫩菱。水老菱的食用方法很多，生食以皮脆肉嫩的嫩菱为好，熟食以肉质洁白的老菱为佳，食法上煮、炖、烧、煨等均可，像炒嫩菱、菱炖排骨、菱炒肉片、菱煨鸡及菱烧豆腐等，均是风味独特的上佳菜肴。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ANWEI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